U
101
Y8
1639
V.30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討平都將楊弁

唐武宗會昌四年、諸道節度奉詔討劉稹、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巳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巳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李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侄詣稹約爲兄弟、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奕將得

稹表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大原小擾失此事機、（即楊弁之亂）望即遣供奉官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又借宰壓雄）雄于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

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于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連弁以重稹罪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于臣下不赦在于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犒賞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

延賞爲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埕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説、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諸州鎮必無應者。討不日誅剪。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

曰張仲武見鎮魏（鎮謂成德王元逵 魏謂魏博何弘敬）討澤潞有功必
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
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
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不宜遣中使）
諭亂兵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賂瑠）元實自太原還
上遣詣宰相議元實于衆中大言自牙門至柳子列
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李正石）
以大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
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況縱有十五里光明甲

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

不如是勇決不可折元實

如德裕所料

芑山氏曰德裕逆知弁易擒耳寧捨劉稹激詞耳但以明弁之不可不誅使元實辭屈非果慮國力不支暫釋稹而先討弁也德裕嘗言事有激發而成者此政機權所在不知者徒稱其口辯非也

## 李德裕議革三獘

唐武宗會昌四年、郭誼（稹之謀主）斬劉稹以降、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詔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獘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

事權不一

臨事號令不一

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

奪軍中精銳

其在陣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衞。

亂軍士耳目

視軍勢小却。輒

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此亦羈縻之術）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不可爲法）。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施其謀，故所向有功。

芑山氏曰：三弊既革，自可戰勝廟堂。德裕蓋深于方略者也。然敕監使不預軍政，曷若併監使而撤之爲愈乎？監使不撤，雖隨例霑賞，僅同伴食，未免

耗費國家況萬一悍縣者蟠據其間欲遏之健兵預軍政不可得又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則凡監使自衛之人冗兵費餉爲蠹滋大此恐非長計要之德裕非不知監使宜去因是時不能遽撤但令不預軍政庶幾可以成功它日徐圖之可也豈以監使爲不必撤哉

又曰監使隨例霑賞而不計其罪非良法也宣宗大中九年杖監軍宦者王宗景配恭陵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此法可行

## 李德裕諭鎮使

會昌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史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微示大將不宜乞○憐○敕○使○之○意○○明○主○二○字○壓○倒○敕○使○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二州名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

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
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繇是三鎭不敢有異志
芑山氏曰尊朝廷抑敕使諭諸鎭以禍福而明舉
李載義楊志誠爲鑒戒恩威兼用理勢備見安其
役諸鎭如臂指耳文饒相業卽此可觀所惜者秉
政以來恣意復讐出僧孺流宗閔殺吳湘潮陽之
貶固文饒自取惡足恤哉

白敏中鎮撫党項

唐宣宗大中五年、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爲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昏盧氏、甚銜之、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

於銀夏境內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

芑山氏曰。帝知顥譖敏中。舍顥而用敏中可也。不宜出小楃函相示。必以示敏中。兩臣愈滋宿嫌。朝廷亦失大體。或曰借誘書寓激勸之術。愚以為不然。為宣宗計。但當云顥雖毀卿。朕必不信。稱職雖謗無損。失職雖不謗獲罪。卿勉之而已。不必慮顥中傷也。果爾。則激厲之道未嘗不寓其中。奈何出

頗讀書樣之輩。

又曰。罪貪鄙邊將。此法可行。但後世邊臣。懼以貪鄙得罪。逡逡潛與虜通。并辭厚賂。以倖苟安。竊守邊之厚賞。而邀和虜之重利。繇是貴富終其身。此皆養癰之術。及一旦潰決。則國家受之。明主見于未然。又不可不預防耳。

之術。又未可不預防耳。

昔秦漢之衰。及一旦潰決。則國家受之。明主見于邊之厚賞。而邊郡傷之重利。歸是貴富。縱其身。此歸倚辟從邊郡與所通。其餘厚賜。以偉苟安。寫[illegible]

又曰開入貢市遷就。此法可行。但後世邊臣[illegible]

盧鈞諭安雜虜

唐宣宗大中六年、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掠雜虜、又殺降者、北邊擾動、詔以太子少傅盧鈞代之、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謩魏徵孫）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爲副使、宙徧諳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繇是遂安、掌書記李璋（絳之子）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杖其爲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

或曰入虜境者殺無赦則雜虜遂安蓋前此北邊擾動非虜有它圖繇李業縱吏侵掠耳韋宙專事撫慰自是長策

## 韋澳執械鄭光莊吏

唐宣宗大中十年、以韋澳爲京兆尹、澳爲人公直、旣視事、豪貴歛手、鄭光光爲帝母舅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且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芑山氏曰、大中六年、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

法意勅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並依所奏至是而莊吏恣横租税不入是抗詔旨也澳據法杖之豈惟足懲莊吏光等亦稍自戢矣

卓菴氏曰韋澳不愧許孟容柳公綽諸人若以張仲武李石輩處此其不毀法害民者鮮矣度量相越顧不遠哉

韋澳辭判戶部

大中十一年、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玭柳仲郢之子華原人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繇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汾。切中士夫膏肓

或曰、澳非惟不欲判戶部、實恐時事不佳。玭猶覺以知此。

寳曰臣聞[illegible]非當不大同[illegible]○[illegible]主○[illegible]

河淤○

西域都護奏言不能爭諸音會合[illegible]所致耳近用[illegible]

○切○中○士○夫○習○市○○○○

今[illegible]條[illegible]用[illegible]人必請求以他技得之何以自明且

○○○○○○○○○○

[illegible]頭[illegible]號可羌羊帶原仲人習之先之演曰王土不可[illegible]

○

[illegible]前戶部以心力察耕[illegible]處察[illegible]為難上不能之

夫中十一年以漢演分河門節度使演奏事上[illegible]

中書省判戶部

張潛議羨餘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右補闕内供奉張潛上疏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奬。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鎭。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

○此○庭○宜○核○寔○　○　○　○

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芑山氏曰。就羨餘推出發兵費用。以見藩府羨餘皆無利于國。此有識者之言。然何不併羨餘之名去之。

阜菴氏曰。宋臣張全操議本此。太祖因罷羨餘賞格。則亦潛此踈爲之發其端耳。言有不行于當時。而卒驗于後世者。以其理至而無弊也。

## 崔安潛設捕盜法

唐僖宗乾符六年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繇（所繇猶言所屬官司）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

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剮盜于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以盜攻盜則盜自除）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將詰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人繇是浸疆

芑山氏曰垂涎錢五百緡而即捕同侶此必[illegible]盜黠者弗爲也計盜所獲當倍蓰于告捕五百緡苟知盜之利浮于賞方相隱爲盜不暇雖日置錢于

而捕者不一至安能使盜相疑乎愚意安潛當別有術于此如兵家反間之法豈必徃捕者皆同侶而來告者果愛錢哉

卓菴氏曰五百緡何有于盜然既以揭榜招捕誠恐有先我而發其姦者此即兵家反間之法蓋以賞利雖微而從此得反爲平民則凡向者所獲皆實爲我有矣不猶愈于一發其姦身資俱滅也哉小人無朋豈能相隱縱不愛錢獨不畏死乎安潛之所以能散羣盜亦良法也

孟昭圖詩中外一體

亂亡此始

唐僖宗中和元年。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但當分別。邪正。若槩薄外臣則非○也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按西幸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幸興元百官皆莫之知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西川黃頭軍使郭琪因令孜頒賜不及蜀軍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出奔先是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所募壯士戴黃帽故號黃頭軍也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䟽入田令孜屏不奏○歎不止不能收○復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言出禍隨北司流毒至此

芑山氏曰昭圖豈不知言發禍隨特忠義憤激不能已耳當是時中外異體上下否隔庸鄙者緘默克位讜直者敢言殺身天子廢置且繇宦官況殺一左拾遺哉

一　韓偓諭事禁太甚

唐昭宗天復元年、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之
子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
訪以機密、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
從容、或至燃燭、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
此人不學無術、何不讀漢史、
事禁大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
胤不從、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
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
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

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光化三年宦者中尉劉季述幽昭宗于少陽院立太子裕後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討季述上乃復位）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忷忷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不○有所誅衆○益疑懼）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

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以機數御○之○莫○若○推○誠○直○致○）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屬卿。徹復請誅宦官。（太甚）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宦官狡密如此）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女、與宦官合、）詗察其事。盡得徹密謀。日夜謀所以去徹者。時徹領三司。（庸主）韓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徹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徹鹽鐵使。

芑山氏曰。韓偓制宦官之術。古今不可易。以其深

切事理不涉機數耳凡行軍御下皆然

又曰胤不用偓策悻悻欲大誅宦官未幾謀泄畏禍密求援于朱溫溫遂以兵驅諸宦官殺之僅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雖然閹寺之禍方除而篡逆之勢寖熾溫豈惟殺胤等且弒帝及太后如胤之計猶逐狐兎而進豹虎悲夫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八終

# 古方略律卷之九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令武臣讀書

建隆元年。詔增葺孔廟。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宜作贊不必塑像。○○○○○○○○○關係治道。讀書總不腐

芑山氏曰。孫權每勸呂蒙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

多事。權曰。非欲卿治經為博士。但當涉獵見往事耳。按權所謂學。特博觀成敗。資益智略。治道蓋未之詳也。宋祖此舉。獨見其大。雖然。後世文臣皆讀書。皆不諳治道。詞章訓詁。何補國家。豈得槩謂之能讀書哉。

惟適氏曰。富弼請建武學。聚古兵書。令多士講習。以推廣宋祖令武臣讀書之意。惜弼所欲講習者。止于兵書而已。

洪武十八年。我太祖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

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愚按 聖祖期武臣子弟以實用。蓋非沾沾講習兵書者。近代武臣子弟。不明理道。不論古今。滛侈橫暴。往往殺平民而倖首功。安望其有實用哉。

卓菴氏曰。雋不疑釋經。本非聖意。然當時不如此不足以服衛太子之姦。讀書但期有濟于時。豈區區章句訓故爲哉。宋蘇軾云。事若可行。不必皆有

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何補于恕。此眞善讀書知治道者。太祖旣令武臣讀書。尤宜以此意申飭之。

## 郭進薦用軍較

宋乾德元年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北漢挾憤）却之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簡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較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不為訟者所惑）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不合律）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信）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芑山氏曰。借事激厲。進深得用人法。但既使之殺賊。不當云如敗可自投河東。蓋以薦用誘之于前。以重法驅之于後。彼必出死力為我用。非獨為我用。亦所以自為地。若云敗可自去。則萬一不能掩殺。便不難自卸擔矣。況軍政罰賞功罪。不容少紊。殺敵圖當薦。敗事即當誅。焉有既敗而縱之使自逃者哉。

## 宋定伐蜀功罪

乾德三年、太祖自聞蜀兵亂、（全斌在蜀縱部下剽掠蜀兵作亂）凡僚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贓貨投降之罪、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此稍從寬政矣、如本朝太祖分別薛顗功罪得之、）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賞伐蜀功、以劉光義劉延讓廉謹、竝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公論）（儒者所難）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

戰下。於是以彬爲宣徽南院使。彬入謝曰。征西將士。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芑山氏曰。先是諸將所過多屠僇。獨彬嚴禁士卒。秋毫無犯。既克蜀。諸將酣飲。縱部下剽掠。彬又屢請旋師。此彬之所以度越諸將也。至如全斌激成兩川之亂。黷貨殺降。喪師辱國。罪莫大焉。不聞置之于法。僅貶官而止。雖賞彬特厚。可以勸功教廉。而處全斌。則過優容矣。

惟適氏曰。彬豈惟能戢下。兼能察吏。沈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惟書數卷而已。太祖嘗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以義倫爲樞密副使。觀此。亦足見彬知人之明。

李光贊請復都

宋太祖開寶二年、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宋伐北漢契丹救之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輕遽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遝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願先登、帝曰汝曹皆我所

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大原登忍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併力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蕞爾晉陽登煩親討重勞飛（綱目削）輓取怨黔黎登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帝遂引兵還

（此句非是）

或曰此舉未免躁動黷武懷忠又從而阿之雖賴光贊上書引兵遂還然棄糧資敵失算甚矣

## 劉温叟諫非時登樓

宋太祖開寶四年、御史中丞劉温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嘗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微近滑稽

見恩賞必不可濫

卓菴氏曰、借傳呼進諫、以明君舉必書、舉動不可不慎、詞婉而義正。

# 曹彬伐江南

宋太祖開寶七年、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李煜赴闕、煜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元宗死煜立）顧命、今往必見留、若社稷何、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宜熟思、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遣使求封

册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稱疾不奉
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
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
仁王
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
得處士王昭素治世莫若愛民之意
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
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
此御將之法
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
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

芑山氏曰民無辜則不忍暴掠將不用命則加誅

誅戮。生殺互用。各當其可。然馭將雖威克厥愛。而其間撫以恩信。又將有不專任威者。惟恩至故感可行。尉繚子曰。用兵者能殺其士卒之半。殺其半者活其全。愚謂後人不善用其言。則活者少而殺者衆矣。此處雖寓恩于威。觀孔明揮淚斬馬謖。撫其遺孤可見。

又曰。本朝太祖既平僞漢。僞將熊天瑞據贛州新淦。我 太祖命常遇春等攻討。遣汪廣洋參遇春等軍事。諭之曰。天瑞困守孤城。豈能逃逸。但恐

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耳。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曩者鄱陽之戰。生降其兵。至今皆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爲吾民。我前克湖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地無民。何益于國。廣洋至遇春。宣諭上旨。遇春乃緩師立柵圍之。天瑞出降。贛州平。此即宋祖勿暴生民不煩急擊之意。然遇春皆稱 上旨。不恣殺戮。亦國初之曹彬也。

## 曹彬克金陵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於城下、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illegible]、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江南主煜請降、彬慰安之、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

不必託疾、只申諭諸將、使仰體上意、可也

何彬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與其宰相湯悅等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

如此宰相只有降耳尤愈于叛主而私逃竄者

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捷至羣臣稱賀宋主

後世官兵無得地之功而滋戮民之慘死鋒刃者不可勝言

泣曰縣宇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曹彬振旅而還

或曰不忘君命不妄殺一人彬可謂賢將然太祖猶軫念不置慮民受禍曲加賑恤彷彿古弔伐氣象後世君臣皆能厚民如此雖征伐不爲暴何至自取喪亡哉

芑山氏曰。彬所部士卒。無敢輕肆。雖其禁令嚴。然處置不差耳。本朝戚繼光世稱名將。紀效新書。多可採者。然亦有一二悖理害事。不可爲訓。如禁令篇所云。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你說。凡出口。就是軍令。就說的差了。寧任差到底。決不改還。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是看。是怕。不可還指望不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你們豈不知。愚謂繼光未免失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存亡繫焉。號令其樞機也。昔人謂將無還令。以

其所言必不差。軍中但奉令唯謹耳。非謂說差亦不改還也。主將差而欲軍中從之。必至于敗事。猶庸醫差而欲病者從之。必至于殺人。繼光將謂維差決不敗事乎。如出口就是軍令。何不慎發于未出口之先。而徒任差于既出口之後乎。設此時軍中詰繼光曰。我等敢不奉令。但願主將無差。若所說既差。我等貿貿奉行。萬一喪師辱國。罪將誰歸。繼光又何辭以折軍衆乎。爲繼光計。須云我說決不敢差。決不改還。汝等只是聽信。如此便無言答

□言差不敢之言一出。軍中必□□□先不□

□□必□□趨避之見。鮮不諱且惑。安能以誅戮

責其必從吾令乎。繼光自謂讀孫武子等書。有謀

悟。獨誤解將無還令一語。其失遂至于此。善用兵

者。合曹彬繼光得失觀之。當知軍令必不可差。而

益信予之論繼光未為過也。

宋太宗戒諸將貪利

宋太宗雍熙三年、宋諸將與契丹戰、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鋭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絶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

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餉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援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潘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彬平日節制安在）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繇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駞羅口將大兵應援

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于岐溝關

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此彬之失）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

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西賀

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

田仁朗擊繼遷、侁先、是媒孽仁朗

徵仁朗、下御史、獄、侁妄言

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
誤
自石趺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大
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
敵不擊葢欲俟便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
生路
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
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
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
至遣副將署蕭撻覽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
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

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
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
（侁罪可斬）
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
（潘美不能無罪）
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
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
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
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
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
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

卯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于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

芑山氏曰王侁迫業出戰美以主將不能制聽其任意去留罪皆不容貰使谷口之兵少駐業何至敗亡若是雖然業素稱驍將惜勇有餘而智不足耳夫業之進止非盡侁所得專苟知不利則決計

不戰可也。寄請于美以制侁可也。悻悻一往。卒致挫敗。徒欲以輕死敢戰。取信于侁。而不思喪師辱國。獲罪于君。智乎不智乎。況侁之輕戰。與美之無節制。曉然可見。逆知其不足爲援。安得復冀此兩人駐谷口夾擊乎。業豈謂臨行泣語。美侁必如約乎。何見之疎也。愚謂美侁罪應誅。削任除名。未足蔽辜。若業徒勇而已。所謂薄乎云爾。惡得無罪。豈以死敵而從末減哉。續綱目特書死之。非也。潘美等皆不合于律。業一死不足塞責。存以澂戒。

李昉不市私恩

宋太宗端拱元年、李昉罷、布衣翟頴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頴上之、且改頴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鼓、（非法）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繇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

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芑山氏曰。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太宗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居恒毀卿。昉始悟。太宗益重昉。興國八年。昉與宋琪並相。愚謂太宗既不聽多遜之譖。疑昉不足為相。今獨以翟頴之訟而遽罷之。進退大臣。何其不詳且慎至此。夫昉果始終可大任。無罷黜理。固當明治頴以妄言之罪。使小人知戒。即令昉果可罷。亦當使黜陟斷自朝廷。奈何以頴擊登聞。遂致宰相不能一

日安其位哉。昉用人。欲使恩歸于上。帝罷相。輒令柄移于下。愚是以不厚責昉。而竊嘆太宗之不善任相也。

又曰。昔人云峭刻苛急。必招謗怨。此理之固然者。仁厚多恕如昉。人不足用。且善辭待之。宜可以釋怨弭謗。然多遜數譖之于前。翟頴復訟之于後。豈物情叵測乎。抑昉居身處人。尤有未盡耶。

## 趙普請誅陳利用

宋太宗端拱元年、鄭州團練使陳利用有罪賜死、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惟先配、商州則利用、去帝左右誅之、甚易

芑山氏曰按普力請誅之之意不誅必不已安知

普不逆料太宗將復貸之。方帝命誅時。密遣使速誅利用。太宗雖欲貸而莫可得耶。果爾。使至新安。馬不濘蹄。利用亦未有不先磔者。合韓琦勑押守忠觀之。普當日除姦之決愈見。

既拒宣徽復予宣政所謂慮盜入室又開之以塗也如是而與盜不入室萬無是理

議賞王繼恩討蜀寇

宋太宗淳化五年、以宦官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討青神亂民王小波李順等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如此讀史○自○足○以○致○治○○○○○○○杜○漸○○ 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 ○○○○○宰相媚璫 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芭山氏曰○至道三年○叅知政事張洎善事宦官○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太宗曰○此唐

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按太宗此言覘授繼恩宣政尤得大體但淳化五年李順陷成都命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繼恩率六軍以行與唐用李輔國魚朝恩何異既知其爲弊政復踵襲而不知變甚矣太宗言行之相悖也

惟適氏曰眞宗時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它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按此乃子明立朝第一大節張洎諸人所不及

張詠知益州

宋太宗淳化五年、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等總兵討賊、討青神亂民王小波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起行。臨發舉酒屬軍較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緜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順王小波妻弟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

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人行、既而得造訛者宋真宗時、京師民訛言妖至、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典。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蜀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民刻與後世德政錄不同。爲戒、民集風俗、爲之敦厚。

惟適氏曰、察其脅從、諭以恩信、不難化賊爲民、非脅從而槩撫之、適長亂耳、定訛言、判謀訴、皆良有司所應講求者、然詠當日精微之用、史不盡載、詠亦不能盡以示人、後世求治者類推之。

呂蒙正不用媚道

宋至道元年、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趙韓王補牘亦然）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明主不當如此）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某人可使餘人不入同列慄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伴食可羨）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芑山氏曰人才進退關國家盛衰古有以尸諫者豈得用媚道以誤國事然晚世大臣不敢與朝廷

爭可否。非唯啙卽模稜。惟其始進不端。所以立朝無補。求執持不阿如文穆者。幾人哉。

或曰。太宗憚蒙正之直。雖稱其氣量。不能不出判河南。視汲長孺守淮陽。可謂後先一轍。此太宗不納忠讜之過也。

孫奭諫祀汾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誕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爲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時張詠嘗立議論○與○奭○合○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

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力。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鵰山鹿。并形奏簡。秋（君驕。臣諂。類如此）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欺

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

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近日大臣有持誦華嚴者

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芑山氏曰。王清昭應之作。泰山汾陰之祀皆庸主所爲。譬治疾之家。棄醫尊巫。必羣咲其惑。况無疾而與巫乎。王旦丁謂欽若堯叟諸人。皆巫覡耳。使盡與奭等見。眞宗雖愚。尚可理奪。豈至舉國若狂如此。

惟適氏曰。唐開元末。玄宗方崇道術。以王璵爲祠

祭使希倖祈禱近于巫覡過承恩遇肅宗復以璵
爲太常卿中書令充節度使同平章事奏置太乙
神壇請上躬行祀肅宗嘗不豫璵言祟在山川乃
遣女巫分行天下祭名山大川中使監之所至于
長吏以邀賂遺一巫以惡少年數十自隨與其徒
宿于黄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
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閲
其贓賂數十萬籍以上聞中使發遣還京肅宗不
能詰愚按璵左道惑主罪狀甚明當時請祀汾陰

諸臣何不以典爲戒。震發姦斬巫顛盍名教。與顛之諫祀汾陰。可謂後先一揆。獨惜其籍賍上聞之後。不能正典罪。悟主聽耳。

諸臣何不以興爲戒虞爲兹斬巫頌盗名欺世者
之諫死後隱可謂後先一揆獨惜其體賦上閒之
後齊能正與羅倍主題耳

凡曾學術之正王旦輩則何世貢媚與丁謂等何知盡忠謂義哉

## 王曾辭會靈使

宋眞宗天禧元年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向敏中兼景靈宮使此賢者之失不逮曾遠甚）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巳者曾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微寓諷刺）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芑山氏曰曾是年三月辭觀使九月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它日德望勳業甚大顧

寻不得見耳。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彿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如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按旦此言。可謂知曾者矣。然但就氣度覘之。而不知曾之所以能如是者。惟不以爵祿禍福動其心耳。向使旦毅然不爲爵祿禍福所動。則進退綽有餘裕。惡至屈身封禪。貽後世鄙笑。及旦將卒。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自悔不諫天書之失。嗟乎。悔何益哉。

## 范仲淹議招叛

宋仁宗慶暦元年、元昊遣使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復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元昊荅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耶、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

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庠可斬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盖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巳、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巳、乃降仲淹戸部員外郎、徙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咸謂宋庠之妄、而不知爲夷簡所賣也。

或曰、仲淹通書元昊、致曠日持久、邊備益疎、不爲無過。然專任爲難、任事不易。仁宗因浮言搖奪、貶斥忠賢、其媿唐憲之專任裴度多矣。

芑山氏曰失在擅通書耳荅書不遜對使焚之而不上聞此文正能識大體處朝議以爲不當擅焚經生之迂論也　本朝于愼行曰通書非也其焚之是也夫兩國相持未奉朝命而私與敵通不惟失稟命之禮其于事機亦甚叵測屬有讒言交構其間設爲形似以沮其成豈但爲身家之累故曰通書非也諜書已聞勢自難掩設不對使焚之敵人必謂已聞於朝後有操縱爲敵所量損威啓侮必是焉在故焚之使朝廷不受惡聲而敵人之諜

將無所施。故曰焚書是也。杜衍但曰仲淹志在招納。忠于朝廷。未嘗深言及此。豈范之大計。杜亦有未喻者邪。按于氏此論自確。

張方平請罪統帥

宋仁宗慶曆元年、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賊亦知此法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爲統帥也、今將較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陳執中知陝州、

芭山氏曰。竦等皆爲招討。西賊陷城。坐視不救。辱命失律。罪莫有大於此者。方平不欲寛竦。冀後之統帥知懲耳。豈苛求竦等哉。

## 狄青討儂智高

宋仁宗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

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是時非青不勝任奈何以武人少之）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或曰籍知青深故力贊其可用卒如籍言假令絳說果行幾敗乃事○按青慎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遺之諸如此類有賢士大夫所未及者況腐儒乎絳槩以武人目青妄也

## 狄青斬陳曙

宋仁宗皇祐五年、狄青討儂智高、勒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幷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慎重）

（此失伴之弊）

（迂儒氣象）

芑山氏曰。按罪行誅。正紀律。肅號令。此兵法顯而易睹者。精微不盡乎此。洒靖相顧愕眙。書生怯懦耳。

孫　余　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九終

古方略律卷之十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呂誨諫止鈐轄

宋英宗治平元年、以内侍爲陜西諸路鈐轄、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

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邑山氏曰。陝西諸路。當夏人之衝。宜遴將飭兵。分
據要害。乃徒以刑餘小人。爲諸路鈐轄。此實唐人
監軍覆轍耳。觀徽宗寵任童貫。天下分崩。益見英
宗增置此員之誤。

## 議絶諒祚和市

宋英宗治平三年、夏人寇邊、環慶經略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氊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

廷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詘則國威不立因罷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實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而諒祚果歸款

彥博此處識短

知彼

知己會陰諒策與琦合

或曰內有備而又逆度諒祚無能爲故詰折以示威耳方琦遣使問罪彥博且難之豈彥博見不逮此歟抑慎畏之過也

种師道議擊遼

宋徽宗宣和四年、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黄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李處溫立淳爲帝褒其主延禧爲湘陰王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

貫進兵擊遼

○盜○喻○金○時○金○已○取○遼○東○勝○諸○州○ ○○○

遼人譟而前、師道全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
○○○一○巨○挺○遂○可○不○大○敗○○○○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
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
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
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
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䘏鄰、古今通義、惟
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
非律
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芭山氏曰○師道盜入隣家數語○蓋有合于律者○先

是蔡京童貫約金攻遼。熈河鈐轄趙隆。極言其不可。曰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鄭居中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輙造事端。誠非廟算。繇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帝卒用王黼取燕雲議。決意治兵應金。假令當日聽用隆居中之言。何至敗績辱王師哉。

# 李綱請除僭逆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入相條上十事班綱議于朝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徽宗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欽宗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虜未可以口舌爭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天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

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

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此人豈可與、計事）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好問錯、愼處、或亦畏禍使然、愚意好問心迹自明）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畱之朝廷使（不必附會潛善即直言邦昌不容貸可也）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幷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芑山氏曰邦昌僭位不正典刑僅安置潭州失春秋討賊大義潛善主邦昌殊力黨逆附叛壞法實甚帝置不問未幾且與李綱竝相迨建炎二年潛善汪伯彥又同爲左右相帝曰潛善左相伯彥右相何患國事不濟又錄用邦昌親屬三年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帝之昏惑至此雖有善者如帝何哉

張愨請立巡社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張愨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愨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爲戶部尚書至是乃有是拜愨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兵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

理財最急

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存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竝補正管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

芑山氏曰巡社與李綱伍甲隊部團結法大同小異特益以免役補官兼寓激勸意耳愚謂慈但衛綱先是所立軍法朝夕訓練亦足資戰守雖不設巡社之目可也

趙鼎論張浚功罪

宋高宗紹興七年、張浚以酈瓊叛降劉豫、引咎求去、浚遂奉祠都督府亦罷、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内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

○後○世○用○人○宜○知○此○意○

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狥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或曰不念浚勤王功高宗昏而寡恩一至于此帝云功過不相掩雖公論尚存惜帝不用綱言灰後來任事者之心耳

## 晏敦復知姦相

宋高宗紹興八年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朝廷不擇相至此安得不亡）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浚何所見）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小人）鼎遂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鼎亦無識）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芭山氏曰檜之姦無人不爲所愚而敦復獨知之敦復之知檜與蘇洵之辨安石一也浚與鼎皆嘗

時賢者。何以獨惑于檜。或曰。惟賢者不知此檜所以爲姦耳。唐有盧杞。宋有秦檜。之二人者。孰非萬世所切齒者哉。

洪皓等言和議非計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陳王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

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晧屢因（近滑稽）
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
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
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
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近○俠○○○）
內殿求郡養毋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
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晧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皆正論惜○其輕與檜言）
張相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官太
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後李勣誣皓作欺世飛語、英州安置、復徙袁州、至而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巳、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主管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

一人受書還、欲弃與倫探策決去留、弃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先歸、亦不害義）成兩國之好、蚤伸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弃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弃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弃、弃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弃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弃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弃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

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詆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大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奏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

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
灑氷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
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
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
之明然時運既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
○數○語○居○要○
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
○又○須○斷○以○行之
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
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
始且未知○何終可圖○
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

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芑山氏曰。行人守死不屈。臣子分當然耳。至如諧密奏敵情。排斥和議。并容疏金國虛實。遣使歸報此光惓惓忠愛力圖恢復之意。然皆見慝于檜賊。鑵還自金。徒齎志以殁。悲夫。

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所直秘閣而卒

告山民曰行人守死不屈臣子分當然

寧素議詩非床和議非審強金國

此志鬱鬱思變以圖恢復之意

選白金往

## 吳璘選將討功

宋孝宗乾道三年、太傅四川宣撫使吳璘、諡武順卒、先是上皇高宗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此勝敵之一端須進求之

○○○○○○○○○○不○獨○兵○官○爲○然○

璘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芑山氏曰、此雖選將之法、即推之于除授之資、亦可、蘇軾曰、自古用人必歷試諸艱、有已試之功、一

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璘所謂選必以功意與軾同盖必如是而後將吏皆得人耳但愚按璘之說不能無槩才者功所自出察其才而試之以事因覈其功而授之以官可也非功固不可與官舍才亦何以見功若云難知其才必待其有功而後進則其間或有才果可任功未遽成者不且姑棄而莫之用乎抑豈有不量才而可槩責以功乎故曰璘之說不能無槩也

## 罷內侍兼兵職

宋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良法

芑山氏曰。內侍典兵政。自唐魚朝恩始。迨徽宗時。童貫加封王爵。皆覆軍蹶將。爲國大患。孝宗或亦有懲于此。

或曰。源恃恩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孝宗聞而惡之。
淳熙十年。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趙方分道伐金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堡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用軍最精

芑山氏曰、深入恐冒險、攻城恐力屈、但奪金人素所恃者、使之自困。因合兵攻之。制疆寇之術、當如是、方豈與怯懦者同。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十終